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成都文類卷

四十一

詳校官左中允_臣瑋五珠

助教_臣常循覆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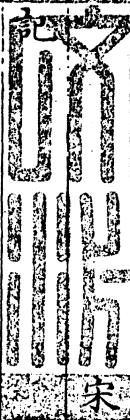
總校官知縣_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_臣沈孫璉

謄錄監生_臣任遇春

欽定四庫全書

成都文類卷四十



宋

扈仲榮等 編

寺觀五

光福院西睦定身記

張有成

府城之東列剎相望惟光福距城為近名禪寺有西睦定身舍焉而院宇巖然介于民居寄櫺連棟標標不存往來者弗

知為院也余官華陽旦暮過門久而始得其處異日齋香訪之像埃沒蛛窠鼠塵鑪無餘灰主僧法緣踉蹌出迎問其興廢漫不能知出左券數紙示余蓋偽蜀廣政施者名氏而圖經及清獻趙公成都記畧無半詞紀撫則院之不振也久矣按傳燈錄益州有二禪字異而同音曰西睦嗣東院從諗曰棲穆嗣夾山善會今定身即東院之嗣也嘗開堂有俗士舉手曰老子便是一驢師曰山僧為汝跨彼無語後三日復來曰某前日被賊師拈杖逐出平居忽喚侍者其人應諾即曰更

深夜靜共伊商量其機緣止此然一齋可知鼎味矣先緣是法病此院之壞使其徒持簿乞民間微細積累仍其址而新之為佛殿齋廳兩挾屋栖止之房庖厨之所以居其屬而定身閱歲滋久雖真骨強勁靈膚堅密不抗不倚然鉛汞漫漶相好黝昧信者嫌之家君始倡邑人出力嚴之乃施髹漆乃閱龕室神宇凜然乃還舊觀既成集其徒散諸香花聲鐃鼓魚螺設伊蒲之饌以落之間禱家君命牛馬走為記余觀世間迷誤之流愛其

幻軀不啻金玉然數十寒暑則老死翳滅飄為煨塵彼
達者則不然棄之尸陀林以飼烏鳥初不以為難而戒
光定力烝休膠固歷劫壞而自如乃知一切法以愛故
壞舍故常在豈謂是耶雖然一受其形成就破壞固已
具足而余乃以世間情想讚歎刻畫豈真知師者邪姑
鏡之石以識歲月紹興十六年記

永慶院記

孫朝隱

自武擔循城而西林樾秀美景物清潤有家岌然峙于

城隅者前蜀王君光圖之墓也傍有永寧佛宮枕墓之
顏則王氏追崇掃洒之地也本朝崇寧二年始葺為十
方錫名永慶以栖雲水之侶更涉五世棟宇聚廢臺殿
傾圯時有比丘法號道寧慧力梵行人天歸敬遂率一
方長者鳩材僦工葺而新之廢址頽垣忽聳凌雲之棟
金繩寶界坐侵星月之光起於紹興乙丑之春成於丙
寅之夏遂為西郊淨坊之勝方王氏之興也改廳堂為
宮殿以墳墓為陵寢而此佛刹因之以興曾未數年而

狐兔已棲於楸松之下矣聖宋龍興削平僭偽紺祠琳宇因而不改遂使祥雲佛日輝映遠近至于寧公不憚興作之勤化出宮殿樓觀於摧殘瓦礫之中厨堂廊廡煥然一新自非為佛棟梁以垂裕後世為心誰至是哉跡其巧力當與天地無窮也後之安禪選佛於其間者可不念諸紹興十八年記

大中祥符院大悲像并閣記

馮櫟

世出世法從一心起心有染淨遂分真妄妄心雜染發

起八萬四千塵勞真心清淨出生八萬四千妙用心妄
則為衆生心真則為諸佛衆生以塵勞而墮於輪迴諸
佛以妙用而為之救拔自昔觀音大士爰因曠劫奉事
觀音如來法教以從聞思修入三地大士依而行之初
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知是
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
滅空滅既滅寂滅現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
獲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

一慈力二者下合一切六道衆生與諸衆生同一悲仰
惟下與衆生同悲仰故所以憐愍衆生具有八萬四千
塵勞造八萬四千惡業受八萬四千苦報惟上與諸佛
同慈力故所以等齊諸佛具有八萬四千妙用現八萬
四千清淨寶目示八萬四千毘陀羅手目之所視或慈
或滅或定或慧手之所運或執或持或提或引救護衆
生得大自在夫大士救衆生之苦一身之中必取手眼
之多者何也蓋觀衆生苦援而置之安樂之地惟手眼

可以致力儻於世人僅有兩手兩眼疇能普見受苦衆
生而拔其苦哉且目以觀見為義如大圓鏡有相斯現
相有八萬四千來則照之惟能照察則可以周知衆生
之業而受諸苦手以提拔為義如大醫王有病斯救病
有八萬四千來則治之惟能療治則可以盡拔衆生之
苦而共樂大士既具八萬四千手眼而無刹不現無生
不度所以十方世界或雕或鑄或塑或畫綵繪其像而
以香花燈燭珍果飲食而為供養祈福禳灾解難除厄

有八萬四千種無不立應皆稱衆生祈求之數而應之也然今之世間所刻之像止取千數者以過是則非智巧所及姑從中制而為之耳成都府聖壽寺內勅賜大中祥符院院乃偽蜀相懷靖公王處回捨財興建堂殿屋宇共四百間最為宏麗中有暖堂年遠頽壞公七世孫長講賜紫沙門法珍發心於紹興十六年勸誘闔府檀信千家遇本命元辰生朝諱日即領二十僧為持大悲等呪仍歲化五十家修設圓通道場以所得施利於

十七年季春役工雕造千手眼大悲像至二十一年孟冬像成立高四十七尺橫廣二十四尺復於二十二年季春即故暖堂基而稱像建閣閣廣九十尺深七十八尺高五十四尺於紹興二十二年三月七日閣就奉安聖像於其中像如閻浮檀金聚而為山晃耀一切千目咸覩千手咸運無方不照無苦不救一切有求隨感隨應豈惟為衆生植福免難之場實趣菩提涅槃之妙門耳嗚呼人纔兩目不可責以並觀人纔兩手不可責以兼

用大士千目之多同時照矚而照無不察大士千手之多同時運用而用無不當奚為而能是耶究其所分在有
心無心之間耳凡人以有心逐物逐此則忘彼逐彼則忘此
大士則以無心而應一切故能現無盡之手眼以赴衆生之求求則應之而應無不宜也豈獨觀音能然人孰無耳耳孰無聞儻能各各返聞以聞自性自性即得成無上道是亦觀音而已矣故曰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文殊之言豈欺我哉

昭覺僧堂無盡燈記

計有功

有法燈有世燈法燈水乳相傳世燈膏火相續昭覺雲
堂擇法勝地屋翼華煥海衆霧集人傑地靈念念禪悅
夙興夜寐甚者幾廢寢食由是佛龕齋堂脩廊後架列
炷明燈其來斯久膏蘇不繼例遣堂僧分化遠外緣有
易難事生疲厭或曰為法燈來受世燈苦辦道之志不
堅左綿沂公年德兼艾累踐綱維之職歷見是事惻然
憫之彈指說誓願罄囊膏立長生庫舉其羸息永為膏

火之資俾我有衆專精進心息經營力僉議允協選擇
同袍掌其事講若畫一造始紹興丁丑之元以屬慶嵩
一禪入求記於灌園居士居士曰佛過去世密羅比丘
因燈行乞授記作佛號曰然燈最後次彌燈光如來淨
其旃迦等佛皆施燈而證果今求者施者所獨以身任
豈自利耶二士曰所非自利亦非思念今日在會法衆
而已願我同志以無盡心續無盡光結無盡緣俾人人
獲天眼第一求文之大意如此讚歎而言曰夫捨家求

道身不可不辛勤心不可不安逸其辛勤也山行水宿
虎狼為伍使人以操修入道其安逸也不耕不織百用
具足使人以慙愧入道今也營營馳求則固免矣而乃
優游卒歲謂吾當然此真慙愧也衆其勉之吾意止此
若其發蒙破鄙珠交玉映則有堂頭緣公大法炬在慎忽
向燈影中行讚曰以一燈傳千萬億燈燈燈分別以一
心傳千萬億心心心明徹前念法燈若世燈千身一舌
今據世燈悟法燈一堂十月幾人親到龍潭當機直截

劃斷明頭暗頭真滅正照現前天開日晃此無盡燈出
無盡藏

金繩院觀音塑像記

員興宗

聖人觀萬法而返於一而其極也一足以涵萬流行散
徙揮綽洞達上足以抗太虛入窈冥下至於融八紘內
外萬物形狀變化之情人愈即而無窮也測而無得也
逐之而無及也浩乎巍然詰其何自而一與夫一之所
以運量至此伊誰究之而誰識之邪意必有虛而明圓

而靜返流全一者之得之也昔者吾窮乎西方之學以
為莫尚乎休復於一以致用所謂觀音大士者最其全
一者也彼由聞而心圓照物未致而心自融心未起而
聞自具衆機不張而一真內澄是以聞薰聞修聞所聞
盡非有萌於物而有意於聞也衆萬控搏舉不外吾之
聞此其所以為聞也與或曰吾耳之性猶聖賢耳之性
也循聞之本非自外入非不外入也何獨大士云耳哉
然衆生不復於聞而大士獨曰聞復何謂也曰是非天

下之所能備也衆生以聲緣繞心吾聽內謬則吾真內
賊孰哉鬱鬱乎是其中有佛一者乎今吾試窺諸天地
之間虛空與一氣之相遭而律之本於是焉生彼其樂
之融於中而泄之金石者天下非固求聞而有不能不
聞者也其聲氣之接疾徐奮蕩往來憤啓之變善聞者
遺聲以契妙契妙以合一混混洋洋吾不知因聲而後
有聞邪因聞而遂有聲也是二者其真為一乎其異邪
若使衆人叢聽於康莊之達心之不冥而境之衆多也

雖九奏乎吾側清者濁者疏亮者直而條達柔而曼衍者吾先兆乎常變作止之意耳執一則廢一執宮則羽廢執羽則商廢始焉心迎而距終焉聽雜而流若是而自名於為聞其果有得已乎抑其無得也如知其無得則知衆生流浪為聲所蔽既以倒聞為機蓄聞為誤至於六用迷惑而不可振者斯已矣故夫古之聰聰於樂者必返於聽之初形充空虛其來無止其去無朕了衆樂於寂然之初而後衆音之所不得遁此天下之至聽

而君子充其類以治性者也然則至聞無聽而後為聞而况聖賢自性聞聞者乎今彼大士以一精明而離二生滅翳除故聞復則道惡乎徃而不聞聞極故圓妙則聞惡乎徃而不可真聞現前而十方平等雖一佛二佛以至千萬億佛同一慈力雖一國土他國土以至恒河沙國土同一悲仰體於無窮而化於無垠大士之本聞猶未數數然也惡覩所謂能贊其聞矣哉成都金繩禪院主僧道如者喜誦大士之教而銷諸學常以為金繩

之地塔廟勝處也觀音之像闕焉於是戚焉以憂敕工
具衆寶香檀搏土為像衣金螺紺珠瑟瑟炫燿法帶卧具
玲瓏宛轉與夫前施後列逸浪層崖恍惚怪怒祥雲瑞
霧花葩竹石青紅晃蕩踈曠簡遠之意率皆匠之於心
窮之無端而視之無涯神造鬼設豈所謂融然受勃然
應沛乎其技之妙而妙竟不自知也異時觀者或因像
致禮因禮生悟其不在茲乎陵陽員興宗見聞妙麗即
為著大士入道之因且繼之頌曰我觀世間人種種患

無明一根不銷復六用自成障聞既不可得况自聞聞者譬彼遊都城忽聞衆樂作鼗鼓及鐘磬祝圉諸琴瑟是聲本涵聞非以聞故有而諸妄執者先循聞所在即聲以為聞是聞非真實如是倒聞機未發聞變滅循聲故流轉旋流獲無妄如文殊所說稽首觀世音不住一切相覺寂聞自融聞性圓滿故心精既遺聞是則真聞者以致無量劫及恒沙國土皆以聞攝入各究竟圓通我今釋塵勞敬禮光明像願一彈指頃修證亦如是

起悟院記

郭印

自漢永平而上中國未始有佛然堯舜之無為禹湯之用中文王之不識不知夫子之無我顏子屢空曾子守約孟子養浩然之氣皆盡心知性之學也其與釋氏忘死生屏嗜慾離塵垢蓋同道矣至齊梁隋唐間為佛之徒始盛唱禍福神報應聾瞽末俗求尊大其師以自售其教至使人主去玉食而為奴隸虛禁籙以舍朽骨一人倡於上百人和於下而禍福報應之說根蟠本固於

天下牢不可拔營宮室侈塔廟廣僧尼惟恐後曰不如是福不我臻而禍凜凜也嗚呼愚哉豈佛之意哉成都大慈寺曰聖慈唐至德初所建也合九十六院地居衝會百工列肆市聲如雷政和二年冬火其旁小院十有六府帥席公旦請于朝頒緡錢改建超悟宣梵嚴淨三刹使學禪者居超悟學律者居宣梵學講者居嚴淨而超悟則命僧文英主之英承灰燼之餘鳩工亢徒創建禪宇凡為屋千楹且闡龍宮以藏貝葉規撫恢敞氣象

雄特始成而旁院復火勢且延及師函白府毀正寺之
三門以絕之請後自建火乃止而三門復新師用力勤
矣院始無田師合施者金錢且請廢寺之產於官成三
百畝以備桑門之供師死嗣子義登義全各益以家田
及誘福唐朱氏得百畝故能耽耽為大叢林無復異時
囂塵煩汗之聲可喜也雖然院之廢興於佛何有昔持
地菩薩平治險隘修作橋梁毗舍如來謂曰當平心地
則世界地一切皆平師前知方寸之間具大寶剎巍巍

堂堂鎮四天下火不能燒水不能沒雖八萬四千浮屠
寶塔之功有所不及亘閭浮提皆超悟矣禍福報應果
安在哉師姓蘇氏泉州人往來商成都富鉅萬留意禪
悅忽若有悟盡捐資移書別妻子祝髮於嘉祐院妻子
萬里入蜀訪之師絕不復見堅坐一室歷三日寂無人
聲妻子知師志不可奪棄去以故聲望愈高四坐道場
住超悟二十餘年而沒義登懼其師之功不彰求予記
其事予舊接師也故喜為之書

龍跡觀記

李石

成都府二十里有道士觀本乾寧間桂州功曹楊素之
故宅九幽拔罪經云李真人嘗居之慶厯間有白龍自
西來投入觀之井白霧三日吐火珠如彈浮水上土人
遂以龍跡名之觀基趾起於進士牟誠等施之為地十
畝為殿宇廊廡兩序百楹像設土木丹碧則道士楊慶
隆唱之小師桂悟真和之一觀之體用具矣按創觀
出唐乾寧而龍見僅自吾宋慶厯觀舊應有名不應近

取龍見之祥而為龍跡之名也抑亦前未有名而漫爾世俗之名乎大道無名聖人無名凡可以強名而見於有為者皆非其真也不得已因其變化至神鼓舞妙象曰道曰聖寓人於龍則觀之取名為不陋矣况夫膚寸之雲而施蔽天之澤三日之雨而為旱歲之利扇風霆走江海則龍之功豈特岷莪一方惠而已乎吾將屬道士善護此井以無忘龍所宮則祈禱香火之集永永為此觀無窮常住亦一助也異時樂事君子與龍策勲聞

上俾拜敕書之賜以侈龍之威靈抑未遲否又云時有小龍見觀之近江水中併書以紀異

通真觀捨田記

周時

紹興甲子予既遷葬先君於學射山之麓歲時伏臘必來拜幽堂躬饗祀是時所謂通真觀者兀然殿祠外枝撐破屋數椽餘皆榛磔之場也後二年予自蒲頓銜檄成都校藝秋官來山中斤斧丁丁土木之功過半已鬱鬱有氣象矣主香火鄧處厚遂首鰲面雜作於塵土中

拂衣相顧揖且笑語如平時處厚同里閭卅歲相周旋
素知其誠樸高行勞問久之因謂天下無難事興廢果
在人也處厚曰山野無動人之具惟辦一心以對天恐
不足以任真人之責蓋事有權輿不敢不告有羅先生
者世以赤腳號之混俗道養神全氣固美鬚髯紅頰目
光炯炯凡言吉凶禍福如龜卜燭照少無差人爭見之
一日出城之北門謁知府郭公舉家燒香拜跪環立惟
謹次第言之皆如見最後一女子作禮甚肅羅曰既祿

食又有子恐嗇於壽惟於荒廢寺觀作大緣事可以延之其夫何某受命調溫江尉及得子皆如其說或曰學射山通真觀久廢欲施其財而未決羅乃徒步問道物色之處厚者不之覺羅歸曰可矣遂捐田百畝為齋厨之供處厚又取其地利之積入修造附益其襯施而枝梧之至紹興二十七年觀成併得其田以歸烏乎蜀之山高水深固多隱士異人往來塵市間異時如朱桃椎孫思邈爾朱先生者不一今羅先生實其流輩耶至於

以田而易年坐了其耆艾假脩短之論以冀其必從邪抑夭壽有數而神符秘呪果可以損益之也予皆不得而知之然一念之誠上通於天受天之祐亦人事之必然者故併書之以為善念者之勸

重修安靜觀記

王剛中

紹興二十八年臣剛中以書命代匱西掖會蜀闕帥九月庚辰臣實承詔安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一再引對便殿凡卹民察吏治邊御將之法皆蒙面加訓教委

曲詳盡既又曰成都之靈泉有朱真人觀久不葺其葺之此皇太后旨也臣祗慄拜命越明年四月戊子至所治靈泉令何令望來謁即諭上意俾經度遣通判府事范千秋督之閏月甲寅庀役十月巳酉訖工凡為夫一萬二千一百有奇為錢一十五萬有奇為門為廊為殿為閣為齋廳及它屋總九十六間增廣故基三十步規模象設俱壯麗視舊不侔矣調用悉自官取纖毫弗敢擾民臣已繪為圖復于上念不可不記其本末謹

按妙通真人姓朱氏其名字載新唐書隱逸傳蓋生於周隋之間歷武德貞觀得道仙去莫知所終然浮遊四方專務救民疾苦賢士大夫徃徃過之或在長安或在彭城不但蜀也而蜀人事之尤謹若夫升聞九重感悟萬乘降心加禮如今日則真人博大之風殆非世俗所能窺測者抑嘗觀竇高二長史事迹揆真人胃懷本趣則與齊蓋公所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指歸畧同竇軌怙威喜殺欲吏真人真人輒逃去贈遺珍好弗納也

高士廉慈惠務教化真人乃出見之及詢以政真人瞪視不答士廉亦默識此曰是使我以無事治蜀也因簡條目薄賦歛而蜀果大治臣雖不肖竊願自附於士廉庶幾不負聖天子所以屬任之意焉真人錫號妙通崇寧五年詔也觀名安靜重和元年詔也今觀皆一新惟真人繪像寔廣政間周元裕所為中更順賊之變觀悉煨燼獨此繪像火弗能及風雨飄搖粉墨故在趙清獻公嘗記其異茲不敢更造云

成都文類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成都文類卷四十一

宋 扈仲榮等 編

記

寺觀六

金繩禪院增廣常住田記

姜如晦

成都諸刹以昭覺正法為大保福信相等次之金繩未屈
指之列也淳熙甲午道人某主院事百廢具興乃作五百應

真品洞其裝嚴殊勝不在潼川洞門下諸方蓋莫及也由是
龍天護持道俗趨向出財市田以廣常住者相繼而至有河
東太原之鄧景亨者施十四畝有奇直一百四十萬錢成都
李元有施二十六畝直一百八十萬錢潼川僧曰道方施二十
畝直四十萬錢凡此皆住持道人願力應真大士福力願力
無窮則福力無量施者受福當亦無邊而金繩之田甲乙於
四大刹當有日矣然以金剛經觀之若人以三千大千恒河
沙世界七寶布施得福雖多若以四句偈為人演說其為福

德勝前福德蓋如上所施是福德相非福德性也我今
啟曰住持若人願以廣長舌敷演微妙義舉四句偈為
施田者說使彼施者展轉演說證一切空則大地衆生
盡入如來性功德藏視彼頃畝斛斗之施之福未可同
日語也住持笑曰老僧昔無卓錫之地今又無錫可卓
安得更有四句偈為他人說耶施田受田儻有來歷記
之足矣何言僕曰唯唯景亨之室曰袁氏元有之室曰
蔡氏主事者皆繪其像於功德堂之末而記其遠日於

異時則付之後來者故併書之以告來者

金繩院五百羅漢記

前人

院在唐名東禪在偽蜀名龍華國朝鳳州太守王蒙正
斥而大之梁柱宏壯為諸方冠其建置如禪規外又為
大殿三相屬於東偏大中祥符元年始賜名金繩建炎
軍興陞成都府路安撫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別置官屬
三殿繪事雖富而像設缺焉有司便其空闊即用為官
屬解舍院綱坐是顏委幾五十年乾道庚寅上命敷文

閣待制廣漢張公震知成都罷制置司官屬一日公顧
瞻棟宇雄壯偉麗長太息曰制置司興廢無常安知後
日之不復若乘其間嚴像設以補異時缺典杜後日館
解之害不亦善乎於是命僧子文領院事諭意指文以
五百大阿羅漢請閱四歲像設才二百於其中殿作彌
勒像未施金碧而文歸寂今住持懃公繼之懃以乙未
春正月不假方便諸聖推出來住此刹始至有立魔論
鼓惑衆者謂懃決不嗣文志懃刻苦經畫錙銖積累儉

薄受用之須散文所散用文所使終文所事一毫不易
魔論乃息未幾何施者雲委不謀而同乃闢前殿以為
洞戶貫三為一成大寶巖應真妙相周迴間錯無量變
現龍宮海藏之會儼然未散歲在戊戌大功德藏相將
落成大師內翰胡公從佛地位現官僚身具大正見觀
察無量壽佛事從三昧起而作是言當來彌勒號稱次
補三十二相則已裝嚴云何釋迦大寶覺王世出世間
為人天師能轉聲聞入佛知見而於此剎寶座從虛譬

如公朝千官百辟袞冕巍巍森列殿庭至尊不臨孰為
宗主乃即後殿施紫金檀作釋迦像與彌勒稱五百相
好有不具者俱為足之前佛後佛共轉法輪與諸羊車
作大教主諸修行事諸化導法周遍寶坊靡不畢具雖
我世尊法華會上眉間白毫所照世界所現瑞相所作
佛事何以過此靡金錢一萬萬而住持足跡未嘗一出
戶庭自非具本來福德藏修本來福德性真應於事相
者安能如是巍巍堂堂也哉院枕繁閨酒坑姦穿盜山

殺海勢席詐怛財鳩氣翳惡習盤結周迴四隅境風業
火一刹那際摧菩提樹焚般若鍾鐵圍深固阿鼻暗黑
無量苦事種種見成如蟻旋空以苦為樂晝夜觀歷而
不覺知是則名為可憐憫者今於其中即事示相因相
起信轉大苦海成大善林化愚癡人發智慧心化暴急
人發忍辱心化懶惰人發精進心化傲慢人發恭敬心
化散亂人發禪定心化淫穢人發清淨心化貪盜人發
滿足心化慳鄙人發檀施心化嗔恚人發歡喜心化殺

害人發慈善心化妄誕人發真實心種種心生種種心
滅一彈指頃捨惡趨善其為饒益無有限量無有窮盡
諸來觀者彈指讚歎得未曾有爾時有一居士自凡夫
境諦觀凡夫作諸妄業受諸妄報王侯蝼蟻共一苦聚
心生悲惱未有咨決又聞如是大都會中有大業坑復
有如是大功德海歡喜踴悅稽首作禮住持問之曰昔
須菩提常白世尊阿羅漢道從無諍修無諍三昧人中
第一又白世尊我從空生證解空果成無上道即是義

觀無諍及空是阿羅漢滅妄證真二大法門我觀世間種種障業皆從諍起諍心一萌河沙國土微塵衆生各立見界自為同異於普佛境失普物性又觀世間諸不空者皆依粗濁事相而立認賊為子返為賊媒自劫家寶客境窮露無可誰何今子於此有諍界中開示無諍正修行路不空界中開示真空本寂滅體雖則對病設藥猶墮有為但此界中諸有生者染病方深云何勿藥假一切有諍一切無畢竟無中藥病兩亡事理俱泯惟

病與藥總成昨夢露地白牛卓然獨立子之所志其在
茲乎住持顰蹙而言曰嗟乎哉是何子之多事也老僧
昔者南遊諸方至於何山見一威猛大師子王寓名曰
辯於千載後無見見中親見臨際我於此老承事供養
經歷年歲寂無所知忽從戶外賣菜中間師子吼我於
爾時性命俱斷悟本來空無得而得今於此剎作粥飯
頭飢來即食飽來即睡十二時中一切平常如子所說
我總不知但以前日創建已有其緒成功不毀姑為終

之諸世界中及世界法總是大阿羅漢普通道場無用
強生分別作善惡想立取捨見何山所得如是如是居
士曰咄龍生龍子鳳生鳳雛四海老勲名不虛得筆集
緒言因以為記

玉局觀崇禧殿記

胡元質

臣聞天之所以開聖人繫必有所因也蓋將盡畀所覆
使司牧之全三光五嶽之氣以一天下故受命之符有
開必先兆於多事之日培夫太平之基誠非偶然者漢

之光武三代以還中興之功成於建武之盛際不知中興之兆見於建平之初元其年甲子降生之夕休徵嘉應史臣特書豈非天開聖人之明驗耶天祐皇宋聖聖相繼皇帝陛下膺天厯數應千歲河清之瑞維建炎元年歲在丁未十月二十二日實誕彌之節也方時多艱中原倣擾太上皇帝遑遑汲汲紹開中興而所以終其功者庸詎知夫天意固有在耶濟陽赤光光燭天矣聰明天為之生勇智天為之錫實濟世安民混一六合之

資聖人之所獨得於天者太平所繇基也成都府府治之西南有觀巋然按道書耽僊嘗說經此地湧出玉局因以名觀列二十四化之首在甲子中丁未實主之皇帝元命也昔華山為明皇本命旺氣之舍猶禁不穿治矧皇帝帝德廣運咸五登三其元命所主經見甚白欽崇之禮所當先者臣代匱帥蜀兼守是邦竊惟如南山之壽若天保之歸美報上天子萬年若常武之對揚王休臣不佞深有慕焉爰率旁近部使者同出緡錢即其

觀創建元命殿旁挾兩廡規模氣象極其雄嚴以為上
帝墮祉錫美之地乃淳熙五年夏五月經始歲行既周
纔訖工每遇會慶節正至三元與夫元命之日敬率文
武官朝謁祝萬歲壽于庭永為盛典爰剡以聞乞賜之
名以示無窮崇奉之敬維冬十月有旨從之錫名崇禧
命下之日歡聲旁魄如霆如雷皆謂吾君壽富熾昌於
穆不已臣敢拜手稽首推其意而言曰在書有之今天
其命哲命吉凶命厯年其命均出於天而其所以命則

或有異焉豈非天以眷命而生聖人聖人當修德以應天命耶命之在天修之在人顧所行何如耳堯之聰明文思而輔之以兢兢舜之濬哲文明而輔之以業業湯之齊聖廣淵而輔之以慄慄文王之聰明齊聖而輔之以翼翼夫以帝王之絕德皆天所授而躬行若是力者蓋不矜其所可恃而敬其所可勉也故自正心誠意擴而充之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皆聖人修德以答天命者也歷年之久長子孫之逢吉命雖不於常而福善之

至斷可必皇帝陛下聖繇天縱德妙生知篤愛敬以事
親厲勤儉以率下政修化行彌薄海縣道豐仁洽布獲
天區姑以蜀言之如酒之估重鹽之額浮茶之課溢關
外和糴之擾夔路上供之費沉痾百姓幾年於茲聖心
怛焉乃出緡錢每歲為之蠲減幾二百三十萬緡有畸
起捐瘠於溝中者又不知其幾億鉅萬也蜀去天萬里
恩惠浹洽如此其暢則夫幅員之廣生齒之衆漸被汪
濊之澤涵泳泰和之時可槩見也宜其同心愛戴飲食

必祝天鑒昭晰如在左右無疆之錫無窮之基與天同
長與地同久與日月不息與維斗不忒億萬斯年寧有
紀極耶若夫沉幾密運規恢遠圖厲志復古帝念甚烈
聖而不可知之神固亦難以涯涘矣自罹多事將六十
年天地之數離必合安時處順晦養既久發勇智於天
威運聰明於神武其傑孰能禦之生於多事之際甲子
一周身及太平天命顯著為禧之崇其有加於此者哉
臣何幸身親見之淳熙六年十二月日記

靈泉縣安靜觀改作十方記

扈輔

世謂黃老之道與儒流異而不知清淨無為即吾何思何慮思無邪之說也膠西蓋公得其學授曹公參參以之治齊治漢皆效唐蜀郡朱公隱今之靈泉澹然自守一介不妄取實長史軌以禮羅之委珍賂遁去獨高士廉得一瞪視之識其意曰是使我以無事治蜀也乃簡條目薄賦斂蜀果大治君子以是知朱公所懷與蓋公同而黃老之學真有益於治道也朱雖仙去猶眷眷不

忘生靈浮游世間以療疾救苦為務蜀人即其故居祠之聖宋賜額安靜觀錫號妙通真人紹興二十八年上皇以皇太后旨命師臣增修其宇淳熙四年秋內翰給事胡公奉詔安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越明年夏旱遣使禱於祠下不崇朝而雨歲乃大熟公感之而患其徒之不肅也遂改為十方自青城山召明素守靜大師韓元修開山住持韓卒命法嗣孫克勤繼之鐘鼓益新四方施供益至氣象恢然視前不侔矣先是公之政以

清靜寬厚為本拔寒素修軍政服夷狄舉醴茗酒課五
十年之弊一旦掃去凡所設施秋毫弗擾殆與真人心
契神會不待得於眉睫而後知之也邦人含哺鼓腹安
公之政用是建生祠于觀之西繪公像以事之輔以門
下士伐石以記非獨示一時改律張本抑述公之德以
詔後世也真人諱桃椎其詳見唐史隱逸傳公名元質
平江人今以敷文閣學士中大夫被旨因任異時歸秉
鈞軸推其道以治天下當出曹公治漢之右豈特治蜀

如其治齊而已哉區區士廉有不足道者此真人默望於公如是而輔之所以樂書也淳熙六年十二月日記

昭覺寺無量壽佛殿記

王正德

淳熙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四川制置使敷文閣學士胡公之夫人魏氏以其弟軍器監丞叔介大祥欲擇勝地建無量壽佛之像以資冥福久莫之得因其父參政敏肅公諱日設供於昭覺禪寺至庫前見穹屋十數楹翼以廊廡閎壯靜深可為佛宮而其下蕪穢弗治夫人有

感焉於是規度面勢整修壞陋遂建無量壽佛以居之
像成設坐几憲牖凡供具又命其女慧齊大書殿名以
揭之復念傍壁汙壞弗稱巨麗將飾而新之繪西方變
相而壁之塗忽有剝落者視其下則舊有畫宛然即西
方變相也僧老環拱歎嗟以為異事夫人亟命工盡去
舊塗補其圯闕益以丹青之飾光采呈露而殿益華好
克稱西方氏之居邦人和會闔城來觀以謂此屋閱百
年過而遊焉者幾千百人而曾無一人發之雖久否則

傾久晦則明物之理也然非夫人之德則無有發之者
豈道心默契顯晦固有待耶夫人第三子通仕胡紳幼
而敏悟素所鍾愛次年十月五日偶以微疾不起死之夕
與其生之日時俱同固知壽夭有不得而加損夫人痛
焉又命工粧塑觀音勢至二像于無量佛之兩旁以資
冥福淨土道場於是備矣或曰夫人為是佛事福田利
益不可思議余曰夫人之心豈誘於福田利益而後動
耶方敏肅公坐廊廟布大政于天下盡還遷客於南而

今大學公又厲砭石以起西蜀之病夫人蓋有助焉是
非福田利益之尤乎夫人性根於仁定生於慧宴坐端
經垂二十年而今志益厲既書楞嚴圓覺經鋟之木以
幸學者又刺指血書金剛經彌陀勢至經以薦考妣今
又書妙法蓮華經七卷口誦心惟洞達奧妙雖老師宿
學業於西方氏之教者自以為弗及是豈偶然者哉余
於釋氏嘗不知曉至是若有得焉故為記之而又贊之
惟一切心具一切佛彼昏蝕之弗見抄忽匪心則然如

大明月微雲過之顛倒毛髮惟定于一內明外通八萬
四千一毛竅中我聖有作毋以一唯訂之西方理一無
二敬出頌言擊蒙刮瞽導揚佛心垂戒終古

新繁縣朱真人祠堂記

劉光祖

古之僊者或詭服變名姓佯狂市井間人莫測其為或
啖食草木土炭諸臭惡物達人不擇貴賤肆口罵毀至
以瓦石擊走之或事化丹砂水銀諸不死之藥往來海
上遇其徒授之祕方期不泄於人世所傳多此類也或

云有陰功者亦得白日僊去是皆不可疑其有無而余
常常喜道朱真人事讀茅茨賦悵然知其為隱者也其
言有曰壁崩剝而通風簷摧頽而瀉日又曰削野藜而
作杖卷竹葉而為巾余雖不能然也而意殊欣然慕之
至其終篇有曰口無二價日惟一餐於是置卷而歎曰
僊者無他惟修心養生二事而已矣惟其純一不變人
罕能之使人能終身不二價則赤子之性常全終日不
再食則冲虛之氣常集其於僊也何有修心以保真養

生以鍊神其為道也簡易其為功也悠久余嘗攷唐隱
逸傳然後知真人之事非有荒忽詭異之跡而皆可究
也裂冠毀服竄匿林莽間彼實軌者方以多殺戮為治
固高人之所鄙而不顧也雖高士廉粗知安靜之理亦
烏能識夫人不言之妙哉纖芒屨置道上人曰居士屨
也以米茗易之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所為如此而傳
不言其所終至今其迹顯晦不常然而人所共傳者每
每於夢中以藥石愈人疾本朝崇寧間賜號妙通真人

比歲蜀人信事之益多邑有其祠家有其像今新繁縣
隆道觀新作祠堂者鄉貢進士李涇王焯率其邦人之
為也余與李氏兄弟交重其能以文學相繼取科第涇
之兄涇必欲得余文記立祠本末余魯鈍性不喜外薦
竊於真人之道有感焉故樂為李氏兄弟書之若夫祠
堂之歲月有不以廢興為存亡者不必記也淳熙八年
六月日記

藥師院記

失名

大城之北百步道歧而東又二十步有院焉建置甲子
未詳古德相傳昔有發地得佛相如藥師故院因以名
僧以律居之族派支分後皆絕其有傳者獨老比丘宗
擇耳院距余居眎去城遠近相若余昔來遊瞻像設則
蛛網蝸涎金彩剝蝕頽垣壞宇雪壺風簷擇雖有經營
意在落落也余官遊久一旦還家過之則向之故者新
壺者堅頽者起缺者完卑者高鄙者明狹者廣大殿飛
樓堂堦廊廡寮室庖井次第周列金鋪璇題結構精麗

洪鍾遞扣響答數里余怪問擇曰是何因緣有此殊勝
曰是蓋釋梵神力所持檀那願立所就耳此土諸山坐
大道場地入濬廣凝土度木興大佛事如壯士展臂不
借他力我院無常住一瓏之饒鎔累黍積丐乞以成心
智囊金盡於此矣於我法中是為像教樹佛集徒燒燈
散華敷崇筵榻使後之佛子安住禪那得大善利我持
是念上報佛恩以是因緣成此勝地余曰光新寶所師
功難量若以報恩無有是處且瞿曇初生一手指天一

手指地周回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正當是時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昆蟲草木無安住地十方虛空盡皆消殞師於此際名何為佛以何為恩復於今日謂何為吾欲以何報若言有佛是謂謗佛若言無佛我今何在為復論恩恩不自恩若欲報恩報不自報佛我恩報是塵非法一切俱空見墮斷滅云何造寺名報佛恩設復有人以大勢力興大蘭若金剛為地白銀為山非報也風鈴百級霜瓦萬楹非報也金繩經道寶網

羅空非報也圓頂如星縑徒如塵非報也梵唄轟雷膜
拜震地非報也爐薌華薌多伽羅薌多摩羅跋清妙之
薌薌氣成雲燈光鑑光妙湛寶光無垢摩尼圓明淨光
光明破夜無量寶聚塵劫莊嚴於諸佛法了無交涉雖
然師試自我求之盡天地日月山河國土城府廬落溝
谷達道園林臺觀舟車井臼虎兕虬龍雞豚鳥鼠乃至
若干形若干聲音若干臭味若干名品若干動轉崢嶸
寂歷遍界難藏我佛衆生互為主伴若能如是則塵塵

佛事剝剝寶坊十字見成何勞造作擇聞是語合掌讚
曰善哉我於佛事抱寶號窮仁先所陳永消瓦解我今
直下於我所見一動一靜一石一木歷歷知歸敢請大
書永嚴剝剝余笑曰有是哉乃為之記擇俗姓李氏於
佛慧海具大信力年三十祝髮受具今逾八十精健絕
人子慧覺義學該貫孫慶海得江湖化度忘返慶洪能
嗣師教云

成都文類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成部文類卷四十二

詳校官左中允_臣瑋五珠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_臣周興岱

謄錄監生_臣蔡臨

欽定四庫全書

成都文類卷四十二

宋

扈仲榮等編

記

堂宇

墨池淮易堂記

何涉

道昧於叔世而白於盛時迹毀於無知而伸於有識蓋
其常爾揚子雲立漢哀平新莽際號為名儒聲光馮馮

雖千百年亡輒衰賤有宅一區在錦官西郭隘巷著書
墨池存焉後代追思其賢而不得見立亭池端歲時來
游明所以景行嚮慕入魏晉李唐其間興衰如蠓蟻
如蠅營營侵侮謹諒之聲未窮而氏姓俄變獨子雲之
宅巋然下據不被廢徹亦足以信其材度藝學為世所
仰也王德數盡中原潰喪王建由草竊進攘蜀土僭立
稱號用淫虐暴恣以成其一切因不暇識所謂揚子雲果
何人也宅與墨池垣入官界為倉庾地至知祥昶世及

皇朝仍而弗革淳化甲午紀順寇始亂放兵燒掠隆隆
積廩化作灰阜賊平生者因其地改創營鴈以休養卒
徒環堵儒宮彌益汙辱慶厯丁亥今相國集賢文公適
為是都尹有中興寺僧懷信詣庭言狀公歎惋累日命
吏尋遺趾畫疆以還其舊然屋已名龍女堂池復湮塞
泮忍矣方議疏葺而公遽追入覲事用中寢明歲戊子
提刑司田郎高侯惟幾乘間獨至睹荒圯眇莽咨嗟久
之且言子雲八十一首十三篇建他歲頌其詞義與遠

山生澤浸上與三代經訓相標襮士大夫不通其語衆指以為孤陋用其道反絀其迹如聳善抃俗之風將墜地弗振何退諭賢僚名卿歛俸餘以圖經構知尹直驅宥程公學據壺與人推宗師扶乘颺流敦尚名義聞而說命取良材凡助其用都人士逮田衣黃冠師雖平時叛吾教誅他說以自誇者亦欣歡忘劬來相是役辨方審曲率有意思直北而堂曰準易繪子雲遺像正位南嚮諸公儀觀列東西序池心築置亭其上曰解嘲前距

午際軒楹對起以須晏會曰吐鳳奇葩雜樹移植交帶
垂蒼森列氣象藹藹三月晦凡土木黝堊之事畢成君
子謂高侯是舉也扶既廢補久闕其激勸風旨雖古人
不過矧夫資識端亮學術雄富若導積石引長河愈久
愈洪無枯涸慮文章麗密據法裁詖若衣藻火以退異
服故舉動建置皆可師小子不文承命慙悚謹為之記
時慶厯八年

揚子雲宅辨碑記

高惟幾

前書傳揚雲之先揚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楚漢之興

也揚氏遡江上處巴江州

即犍為郡漢建元末領江陽今圖經有揚雄宅并洞洞前

刻揚雄像此即揚侯爾以雄名最顯後人慕之第撰曰揚雄宅與像迨此存焉今為道宮而揚季官

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復遡江上處岷山之陽曰

郫有田一壥宅一區禹貢曰岷山之陽至於衡山孔安

國曰岷山江所出在梁州南衡山江所經在荊州李膺

益山記曰岷山去成都五百里有岷山縣江源所起也

故其西之八十里江之南石紐禹所生處而班氏謂岷

山之陽曰郫採闕之誤耳且岷去蜀郡五百里郫去成

都四十里則郫不在岷山之陽明矣蜀都故闕曰中興

寺即西漢末楊雄宅南齊時有僧建草玄院以雄於此

草太玄也蜀記曰草玄亭即楊雄草太玄所也宅在州

城西北二里二百八十步揚氏蜀王本記云蜀之地本

治廣都樊鄉後徙居成都秦惠王遣張儀定築成都而

縣之今州子城乃龜城也亦儀所築縣經曰縣在子城

西北二里一百步今草玄亭廢址乃其宅去縣僅二百

步與二說符矣蓋州圖經有揚雄坊而郫無揚雄宅郫亦不載揚氏遺事是知季五世傳一子世世為成都人也宅豈郫乎矧郫與岷殊不相涉史氏務廣載備言据擬之外固亦有焉予因辯其誤意泥古者止以班史岷陽之郫有宅為然

醉經堂記

張商英

何霖澤民作堂於碧雞坊之右名以醉經丐予記之記曰太古之時六經之道禁于天地混沌間天下之人不

知所以養身之具乃相與污尊而抔飲茹毛而啐血俎
豆之事闕而不講君臣上下賓師朋友之間無以相接
有聖人者作乃調和仁義道德之術造六經以薰酣天
下之人伏羲神農之時沈濁以厚堯舜文王涕而清之
周公斟酌以勞萬民於是四海之內皆有士君子之行
焉至周末而變諸侯卿士無德可頌號呶耐異悖于典
法仲尼乃為之賞罰而繩糾之六經之道自是始備聖
人以清賢人以濁君子以厚小人以薄仲尼既沒諸子

之徒剽攘糟粕之餘而失其傳私售其說以腐壞天下之口腹楊墨苦而薄莊老淡而漓使好之者懵然狂惑而不可責以正禮孟子荀卿揚雄復去其滓遂復醲厚故韓愈嗜而美之曰孟子醇乎醇荀與楊大醇而小疵也古之人常醉於斯矣其始也其色洒然以恭其性陶然以和及其沉湎也靜聽而不聞諂諂之音熟視而不見外物之華杳然忘家則三歲不窺仲舒之圃嗒然遺形則累旬不櫛世南之髮忿而爭則樂詳擊地肆而狂

則接與歌鳳悲則賈生慟哭喜則賈臣行謳蓋六經之
醉人也如此今澤民既醉於經又能作堂以為醉所鳴
乎澤民年少而量洪吾安知子之不為醉翁也

蕞桂堂記

常環

國朝設科取士之制名謂之因隋唐之舊實肇造一王
成憲其著之甲令綱紀條目纖悉徹密精審明白天下
安而服之而人材輩出公卿相望高文絕武鉅德殊勲
鎮社稷光邦家者率由此選故世號進士為將相科蓋

其自鄉黨所保任郡國所貢薦禮部所程考至天子親
試於廷一切按法無敢慢至公雖有鬼神不能竊毫髮
須臾之幸有司謹尺寸銖忽之間而每獲魁梧非常之
器士子就規矩繩墨之內而自見豪邁不羈之才是以
朝多得賢下罕失職雖不用三代取士之殘法而盡出
三代取士之本意雖不侈三代取士之虛稱而盡收三
代取士之極功故士以進士登科為榮焉夫天下之所
謂榮者榮其無私而已恩澤因緣爵公封侯者尚矣而

世莫之榮也蓋天下知其私爾嗚呼惟天下有公法然後士有公進惟士有公進然後天下榮之況於一邑之小一家之中而登科者躡踵宜乎藁桂堂之作也堂作於延壽佛宇而延壽在雙流之東門雙流者成都府之隸邑也宋氏家雙流而雙流以進士起家始於宋氏凡宋氏登科慶厯五年二人曰右賢曰右人皆贈朝散大夫曰文禮之子也長為太常博士次為朝散大夫贈朝議大夫治平二年一人曰構朝議之子也為朝奉大夫

贈太中大夫元豐五年一人曰良孺博士之孫也為朝
請郎崇寧五年一人曰京太中之子也今為朝散大夫
太府少卿出知邠州宣和三年一人曰衍太中之孫太
府之兄曰亮之子也今為迪功郎自朝議至迪功祖父
子孫聯四世自博士至朝請祖孫再世而皆大夫之後
也邑人既榮宋氏登科之始又榮宋氏登科之多推本
大夫教子之美而熙寧中邑令尚書屯田員外郎徐侯
九思嘗揭其所居坊曰蕞桂故堂名用之且圖宋氏自

大夫以來像於堂上邑人之語曰使吾邑之冠者童子
登斯堂見大夫之像則莫不樂其賢父兄使吾邑之先
生文人登斯堂見博士朝議之像則莫不訓其良子弟
使吾邑之衆歲時大和會過堂下瞻望宋氏之一門服
章煌煌而英風秀骨容貌出類其咨嗟歎息徘徊而不
能去者不知幾何人也則為善者不亦用勸矣乎雖然
宋氏其來遠矣大夫有隱君子之德有令聞於其鄉弟
曰堂舉賢良方正科深春秋學名見國史博士健爽挺達

悟死生之說朝議佐邦領郡有迹未老勇歸見其子為使者太守東坡先生所謂丈人今年二毛初登樓上馬不用扶又曰秦韞上壽白玉壺公堂登歌鳳將雛者贈送太中迎親知彭州詩也太中受知神宗皇帝數稱上意旨屢典州兩為尚書郎文學政事譽譁一時朝請雅粹儉潔喜自晦匿太府初鎖其廳取科名歷郎版曹天官遂貳光祿太府年少立朝不阿附詞藻燁然迪功擢第又以鎖廳年尤少未壯辯洽有祖父大略夫善久者積

厚積厚者報長宋氏之善久乎視大夫則其上世可知也宋氏之積厚乎既五世矣則其來者可知也或曰宋氏善久積厚而累世之仕者又皆聰明雋拔獨未大顯何也有應者曰聚興忽起一朝不仁而貴富生兒豚犬嗣酒壘續飯囊非所謂福也惟禮義忠孝之傳業行聲名之襲冕裳與駟之繼不斬不斷譬猶源之往也無窮而甚長是所謂餘慶也今宋氏五尺之子三尺之孫競務於詩書憤悱淬磨晝夜勤苦若有物迫逐之然則天

之報宋氏其可涯也哉

杜工部草堂記

趙次公

六經皆主乎教化而詩尤關六經之用是故易以盡性而情性寓之詠則詩通乎易書以導事而事變達之詞則詩通乎書詩興而禮立樂成無詩則禮樂無以發揮詩亡而後有春秋有詩則春秋無復勤聖人之筆削然則詩之旨不其大乎故孔子刪詩之後而為二百四十二年之褒貶孟子尤長於詩而有七篇之書其與風雅

明教化無異也自孔孟微言之既絕而詩之旨不傳區區惜別已失於漢華麗萎靡又失於六朝唐自陳子昂王摩詰沉涵醇隱稍為近古而造之未深其明教化者無聞焉至李杜號詩人之雄而白之詩多在於風月草木之間神仙虛無之說正何補於教化哉惟杜陵野老負王佐之才有意當世而骯髒不偶胸中所蘊一切寫之以詩其曰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又曰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其素願也至其出處每與孔孟合尚

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則其遲遲去魯之懷勲業頻看
鏡行藏獨倚樓則有枉駕再顧赴期肯來禮數非不寬
也而卒未免於嫌忌致同袍有蜀道難之悲我公以甫
氣味之同神交於今日而況閭閻有揖遜之風松竹無
荒蕪之歎在甫所得為多則甫之精爽凜然宜安新宮
之典塏而樂之矣儻甫無恙其遇公也受知之篤始終
不渝嚴公視之得無忤乎彼之疇昔論詩孰與今者刻
詩之意也天下後世由是識曲阜之履愛甘棠之木誦

其詩以知教化之原豈不自我公發之邪

又記

喻汝礪

紹興己未天子憫然念全蜀之民久敝於兵會成都請
帥上問於二三執政欲掄文武智畧閎博之士俾之保
惠而鎮綏之以休寧其父兄子弟以厭其疆場戒翟之
不嘉靖以紆予憂翼日宰相選第一二臣以聞上弗許
也已而曰朕得其人矣習先王之典章憲度重之以篤
實任事無易張燾者維予寵嘉之第蜀遠燾能為朕

行乎其以朕意召而諭焉宰相具述上旨公作而言曰
上有詔燾敢不承宰相又曰公毋遽俟聚堂尚熟議之
公曰上之使而命燾燾其行矣奚議之為宰相以公語
聞上太息良久曰朕顧張燾術學行能是應陪禁闥策
大事其去朝廷非是而公請行益勤於是制詔中書門
下以吏部尚書張燾為寶文閣學士知成都府兼安撫
使公頓首奉詔入辭殿中具奏所以飭正蠱敝恢鴻中
興之策上嘉納之天語褒異曰朕當寘諸坐右且得旨

浮荆鄂道夔巫以入蜀公行至京口乃更請由宋汴走
函洛歷靖渭治遐矚乎二周三秦之形勝因得與宣撫
司規所以隱蔽扞衛庸蜀之計詔從之入蜀之初迺推
上之所以夙寤晨興念慮遠方之意與夫所以臨軒慰
遣憂勤寬大之詔鏤板宣布蜀人呼舞至相與泣下居
無何敵人果寒盟盛夏穿塞霍蕩三輔巴蜀震動當是
時關門廢備儲餫單耗有司責糧急甚人心寒懼公迺
下令代以官粟至秋償焉軍食豐盈民不怨疾蜀距行

在所幾萬里郡邑解慢諱職不問大吏養交以苟簡為
便民小吏墮偷以督責為生事事滋不治民寃無愬上
因公寬恤全蜀公性儉勤厲練核庶務乃引四路之訟
而親決之領畧判斷支分葉解千縷萬牙細見毛脉是
非美醜各聽分位間者鹽酒之法日益廢壞吏務便文
民困月額父媪流離數天不聞公唏然曰煮海權酷之
弊極矣知所以張之而不知所以弛之知所以用其利
而不知所以拯其弊川縣之吏檄書錯數計日而責焉

殆未有以慮之也其何以支悠遠厚死亡隱西南而誅
敵人乎亟狀其事以聞有詔嘉許於是州縣奔走事令
緒求盈虛損浮蠲乏人不告病庚申之春歲惡蜀饑東
山之民羸餒日甚公命海惠僧真惠作饘淖廩給之賴
以全活者亡慮六萬餘人又命寘四場於城中建鰥分
貧飲茹窮燥閉糴之豪不敢牟利唯公恫視蜀人之疾
苦必思所以拊摩而飲藥之其要在於建畫長利存定
窮寡貶伐貪濁扶起廢滯以為屏維四川悠久亡疆之

計於是乎絀殘吏之程督不時前期邀功者蒐汙吏之
冒濁苟容漁奪百姓者振士大夫之淹滯而開其磨勘
陞改者章游聞詔皆賜可嗟乎蜀大國也泉流甘清土
壤肥好士嗜書工文章民服水溉田粟稻麻密隣伍往
來盤餐酒漿自敵結難而蜀人始騷矣逮公保釐而來
細意養活財貨運行諸產遂長士農工賈各有次行而
人始得以飲食滋味嗟乎公之德於蜀如此而意猶未
厭也復念文翁以道訓蜀諸葛武侯以義保蜀張忠定

公以鉏惡表善治蜀乃即其廟宮而治新之辛勤拭刮
不留昏埃神來神去照映羽衛居頃之又語其屬曰杜
少陵詩歌一千四百有餘篇考其志致未嘗不念君父
而斯民是憂顧其祠宇距城不能五里騫陟摧剝何以
昭斯文之光予甚自愧乃斥公帑之餘弗匱府藏弗勤
民力命僧道安董其事增飾之慮工一千五百計泉八
十萬有奇創手於紹興庚申八月丙戌訖季冬之乙亥
告成斲石為碑二十有六盡鑱其詞于堂之四周次第

甲乙毛末不欠辛酉孟夏汝礪以職事見公授之次飯
于誠正堂公曰屬治草堂小異吾儕盍往觀焉飢已肩
輿出郊謁先主武侯閔宮遂入草堂弔少陵之遺像飲
滄浪亭亭並浣花竹柏濯濯可愛縱觀詩碣公顧曰考
石多所日矣願得公文以紀其事汝礪謝曰公自妙齡
注鼎科居久之升柱史遂司帝謨作典誥文書抗直議
斥天下之病皆開物成務之文而汝礪所難也辭不可
則論著之昔之風人叙君臣父子而訓之禮比兄弟朋

友婚嫺而詔之義襄宗廟嘗享牲器賓旅禮樂征伐戎
役宮室幣帛衣服池臺數澤饁耜鹹梅酒醴而制之數
善焉鼓舞咏物之不則譏切箴誨之尹吉甫召穆公仍
叔史克嘉父之流愁悽乎怨思昌美乎誦聲是皆切錯
美惡分擘善敗典圖崇替而鑑燭後世也少陵之詩故
亦如此根於忠信孝弟著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其紆
餘扶疎宛轉附物雍容而不迫悃悃乎如揖遜議論冠
佩於一堂之上父坐子立雖雖俞俞於閨庭燕豆禮樂

之間至夫陳古悼今勸直而懼佞抑淫侈倖巧而崇節義恭儉槁焉增傷愍惻當世婦子老孺之騷離賦歛征戍之棘數哀怨疾痛惱謚隱閔亡聊之聲不翅迫及其身而親遭之其於治亂隆廢忠佞賢否哀樂忻慘起伏之變衍逆縱肆無乎不備忽忽乎其能化也就就乎其通道達物也越越乎其揔一神明而貫局萬類也游之於肯綮衆虛之間寓之於無所終始之際激之以海水蕩滴飛雲屑雨之聲吁不得盡其極也易曰通其變遂

成天下之文嗟乎非盡天下之至變何足以成天下之至文也哉斯文也僅使申公傳之李克受之河間獻王陳之而吳公子札觀焉則昭陵之所以帝天寶之所以微肅代之所以中興次為雅頌釐為變風坐而第焉可也今公治蜀其所以憂恤斯民之心見於施置如此此其所以眷眷於少陵之詩乎故曰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誠公之志也歟

讀書堂記

鄭少微

古之文字未煩悉也稷契臯夔之生典謨尚出其身後
豈有書可以誦習哉而稷契臯夔卒為萬世師孔子時
書浸浸多矣然詩書易春秋皆待孔子而後成禮樂則
徒有其說而已是三千之徒其見六經蓋或未完也而
孔門高第類有王佐之才其下為將為相者咸著績業
其退而不仕者亦淡然適於性命之情自諸子九流紛
紜於後世書至汗牛充宇而顯門立黨口授筆傳不勝
其多學者以博覽為賢六經傳著以至百氏世傳之史

既以漁獵之矣曰未也下至卜祝醫治之術釋老之教
無乎不閱然而人材愈陋事功不逮莫髣髴於昔人則
讀書之與不讀未可議夫損益也今夫閭閻之人初不
能佔畢而諷急就及激於義理則出詞制行往往萬卷
五車學士忸怩歎息不暇豈道德之運在神潛而心得
誠不止於簡冊間歟予友房少猷年少雋逸獨往特立
不為瑣瑣計顧嘗杜門揖古人而與語方新其所居之
北築堂焉名曰讀書謁予文記之予謂書不可不讀苟

不得其所以讀則不如不讀之愈也君今徜徉乎文囿
揭厲乎聖涯汎觀詳說志氣日益靈可以至矣而猶見
笑於高人以謂君之所能者書耳中有物焉伏羲之所
不能畫蒼頡之所不能制君嘗試掩卷茫然以思適所
得者果何等耶則茲堂之成毀君或未自保也雖然由
鞭轡而後即馭之妙自規矩而後造匠之巧室藏典訓
以示家法固度越靳劬契崇廩帑者千百倍矣蓋不可
不陳者姑如是焉可也必拘拘然不徹于象數之外茲

堂也不幾於書肆乎一旦有輪人過君堂下其將何詞以對

近古堂記

王灼

古今一時也世或是古非今不以為矯居今行古不以為泥何也曰古之道難施於今者既絕滅無聞矣今所當用者間有傳焉欲違之以從吾私勢不可也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葬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上古結繩而治後世

聖人易之以書契變通盡利何事於古也然堯舜二典
禹臯陶二謨皆首稱若稽古三代之興文質迭尚固有
損益亦各有所因蓋例以古為師未嘗聰明自喜妄有
建立故祖述者其正也變通者其權也日遠世衰聖賢
之心迹微矣有君子焉或見而知之並時而傳或聞而
知之百年而傳用此治身用此治人古道賴以不墜至
若聖賢之教化德澤行國中被天下日遠世衰尚一二
可觀則君子又喜為之稱說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

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蟋蟀詩序曰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夫紂去武丁雖云未遠祖孫相望蓋九世矣晉僖公之時距堯已千五百歲然皆餘教未泯舊俗未遷而君子能明其未泯與所未遷者告人豈欺衆耳目要好古之譽乎抑古之道果可嚮慕至此極也元豐初眉山守居作樓觀大蘇先生記之曰吾州之俗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民尊吏而畏法農夫合耦以相助此近古

者三先生曾姪孫漢良今占籍成都取記中近古兩言
名其堂秦音楚奏示不忘本亦可謂有志於古矣漢良
少通家學多識前言往行若將與時競壯而自放江湖
者數年始歸從桑門諮決心要又若身世相忘晚乃懷
故鄉眷眷其俗又若譏刺今之人不如昔欲躬振起之
何其多轍也予聞桑門奧旨謂十世古今不離當念漢
良果能貫之以一則過去見在未來如夢幻光景了無
可擇而吾妙用行其中尚遠近云乎哉

浣花四老堂記

郭印

四老堂者華陰楊審之所建也審父損之字益之甫冠為虞部員外郎李旼門下士工詞賦六預鄉書兩居首選通易詩書春秋論語講授諸生四方從學者不下數百人每榜計偕登第者甚眾元豐中試特奏名賜同學究出身丁母喪服除調綿州巴西縣主簿後遷幕職知鹽泉縣為嘉眉州考試官得人郡守監司交章薦以京秩時年六十有六秩未滿謂子孫曰吾晚籍仕版祿不

逮親吾欲謝事庶得一朝官恩及泉壤人子之願畢矣
諸公所舉京秩上書固辭遂告老授通直郎繼以覃沛
轉奉議郎錫六品服雍容里社日與致政承議郎任傑
漢公承議郎楊武仲子臧游其後楊咸章晦之以通直
郎掛冠歸即遙其間是為四老唱和詩中可見矣四老
皆以思免得官致仕陞朝朱衣象笏顚顚雅雅出則聯
轡坐則連席春晝秋宵一觴一詠有無窮之樂鄉人咸
欽慕焉漢翁年八十四晦之八十一子臧八十二益之

七十五以終審弟畿泉猶子高嘗坐普賢僧舍慨念四
老平時蕭散于此欲繪其生而未之遂迺請于審築堂
圖像以示方來審忻然從之蓋大觀四年三月也堂既
成審畿繼歿高亦亡而士夫瞻睹必問所因僧莫能對
畿之子雲叟高之弟允恐湮沒不傳屬余紀其始末因
錄四老詩併刻于石其意甚美嘗謂昔四皓當秦之末
避地商山至漢高祖亦不能臣後世仰之不啻如太山
北斗如前四公生承平時晚得一命餽廩未豐乃退而

閒居詩酒共適終其天年雖與四皓出處若異而道相同心相契也世固有曳紫垂金龍鍾耄齒貪戀爵祿不忍舍甘與後生晚輩駢肩接武於權要之門為衆指目視四老獨無愧耶嗚呼四老其可以為世楷式可以警當途之流競也夫紹興十五年記

監古堂記

師淮父

成都人有隱而不仕曰馮氏之老者君子人也嘗於其家闢地而為堂期於疏明峻潔而止不務飾也堂成則

遂出金錢盡市古以來凡有名經書子史百家之說以實其中朝夕游焉樂其百味而莫之厭也然不欲獨擅則又分其所嗜嗜者以遺其子其子樂之亦猶翁之樂也乃相與名其堂曰監古以志其所得因吾友人黃思忠而求記於予嗟乎吾不識馮氏安知其所得者為何然思忠嘗向予語其父子者數其必有異因為之言曰子之所以監於古者豈以今為不足也歟今固陋矣子獨不見夫日月之運行與寒暑之相移颺然如浮雲之

得喪而不可留也。卽而推之，則自今以上者皆古耳。其相去不能以寸，而子區區然欲監之，且使子而生於稀韋氏之前，亦將求所以為監哉？吾知子有所不能，且不暇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君子不幸而罹之，欲逃焉而不可得，則乃於古而盡心焉。蓋亦離物違人，不得已者之為耳。嗚呼！其事如此，而吾安得譽之？然而世之所謂必有監於物者，皆不足乎已者也。苟足乎已，則為聖為哲矣。尚奚待於外哉？吾以為不然。古之聖哲，莫過

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六七君子者矣考其言行猶不免稽於古先監於前後是以道德光輝而聲聞愈隆歷百世而不可掩矧惟中智而又生於聖人之後其可忽諸故嘗論之有聖哲之實者而後辭其名而不居自居以聖哲者必無其實者也天下之禍莫大於無其實而竊其名愚而自用賤而自尊傲然於志得之地而僥一時之榮溺於聲色之奉而忘恐懼之心如是者法必亡宜吾君子望而去之幾不能與之並生而必思所以反

之也傳曰見善如好色見不善如探湯馮氏其有焉然
吾私怪馮氏父子出於茲時而能不以世故嬰其心馳
騁上下用力數千載間不為不至卒然而名其居之堂
曰監古以志其所得此必有幽深難索之理存焉今吾
特撫其近者而記之得無愧其求乎雖然人之所以好
惡者不相遠也安知馮氏之不我同乎

獨有堂記

郭印

予闢雲谿凡二年其臨流眺遠坐倚行吟與夫鳴琴對

卉賞花釣鯉之所略具而宴賓朋列圖書則闕其地後
五歲誅茅定礎植堂焉字以獨有取子莊子獨出獨入
獨往獨來是謂獨有之意客怪而問焉子之雲谿過者
不拒其入來者必與之游堂名之揭何悖哉予應之曰
夫世之所謂獨者蛻迹塵泥谷栖澗飲違物離人而立
於獨者也惟同乎物同乎人而於同之中超然有不可
混者是之謂獨獨全於道者也在太極之先出庶物之
首湛兮或存不侶萬法而飛潛動植智愚貴賤無一不

有唯聖人默契之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其見聞與人同而見見聞聞與人異顏淵之歎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回之所謂卓爾其周之所謂獨歟予觀天下之人出入乎戶庭而不知其所以出入往來乎道路而不知其所以往來憧憧泯行至老且死可悲也有能於出入往來之際知其所以然者斯可與語獨有之義矣客曰唯唯遂書以為記

又記

馮時行

郭信可於所居之西東作堂以為燕衍之地撫蒙莊之言命之曰獨有屬其友馮時行為之記夫西州沃野千里鬱葱華潤其間隆堂峻宇崇臺延閣覽物象之奇極遊觀之娛不啻千萬至於美淡薄之至味顧幽寂之華觀會萬象於一歧錯微塵於無極能以是為燕遊之適者或無其人豈信可所以命斯堂之言乎夫昭曠在前盲者無達觀廣奏盈耳聵者絕瑩聽知信可之深者能

相索於無何有之表不知者或以為病予請言其所不知者獨者人之對有者無之偶信可自少時已得道於靜南堂超人我之域過有無之量及今老矣道既熟矣將以斯堂為廣漠之野無何有之鄉物我兩忘而萬物皆我若何為獨非獨耶揔貫萬彙而莫窺其朕若何為有非有耶此信可之所謂獨有非世俗之所謂獨有者也人見其於斯堂起居言笑不異於人而其徜徉徬徨所以跨寥廓而遊汗漫者莫得而見之矣信可曰子真

知我者請書以為記

淵樂堂記

續添

楊天惠

吾蜀有達伯曰木鴈先生生岷峨之佳長叩崕之墟出入於脂膏游俠之窟而其心冷然獨追正始永和之人而師友之然其拔起甚苦其擢置甚厲其造端甚銳其收績甚勝金寒玉煖五十有餘年而後得寄祿第七品賦秩四百碩闢五畝之宅名百勝之田於是稍斥隙土築小堂焉名之曰淵樂會將致為臣歸老於其央間以

書戲其友東蜀楊天惠曰予癯儒也暴享此得無有物
瞰之因書韓公示兒詩曰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
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夫經之勤營之劇悴形忍性磨
以寒暑而偶有獲焉此韓公詩之所以飾喜而予欲記
之亦以志難也唯是名堂之意頗有以而或者未即曉
之今夫淵明嗜酒樂天亦嗜酒淵明工詩樂天亦工詩
凡語故事者夫人知其然乃予所以千載尚友之意殆
不其然也予盍恃予心而試發之天惠伏書嗚噓曰富

哉名乎吾有以索夫子之慝矣夫論人者無論其人而論其人之天按淵明以微故轍行而樂天以直言屢黜是其過人已遠甚然尚非其巨者也晉宋之交新故糅分朝而南暮而北未見有堅明不二者也獨淵明逍遙前去無所回其迹牛李之翫簪笏債路朝為卿而暮為隸未見有脫遺無預者也獨樂天并介中立無所蹈其瑕儻者先生所以取二子寧是耶抑非歟于時天惠董役通濟江上腹藁雖成竊自疑其言之強鄙弗敢出也

行且謀以身承教共定其當焉而病莫之前後一年先生自大邑力疾歸坐堂上委衣冠而嬪予聞之抵机哭曰嗟乎無與定吾文矣蓋鍾明死伯牙破琴而不復鼓然徐君亡季札挂劍而亡所愛之二人豈以死生寒久要之盟哉吾意先生精爽超微決不漸盡時撫鶴翎過城郭猶當問記之有亡也輒憶枯思之遺餘稍補輯之以授其子俾寘諸堂右

成都文類卷四十二